



倚天

屠龍記

【珍藏本】
肆

金庸



廣州出版社

金庸
【珍藏本】

倚天屠龍記

肆

廣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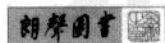
倚天屠龙记/金庸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462-0156-6

I. 倚… II. 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7114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07-083号



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图画选自董培新先生金庸小说国画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8008301315,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06691603100。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出版社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图为朱元璋像。

出老道人室之門大士家法年
 照溪鏡村心映彩芳祿永莊
 吉日考軒松似雲如夢以就
 晉州 筆次不純清 齋

徐达行书（或疑为徐达后裔所书），下有“明开国公”印。原件为美国夏威夷私人收藏。

于道哀苦聲聞于天致使愚民誤中妖術
不解倡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
治世以甦其苦聚為燒香之黨根據汝穎
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
殺戮士女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
兵馬錢糧而討之畧無功效愈見猖獗然
而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
熟慮或假元氏為名或托鄉軍之號或以
孤兵獨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
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

皇帝詔曰朕本農夫託身縉流因有元失馭海宇瓜
分遇時多艱入於軍伍覩羣雄之無律遂率
眾以渡江撫太平定建業選將練兵東征西
討幾二十年荷

上穹垂祐

祖宗積德山川百神之助大將軍等運謀竭忠六師
用命遂致強殞弱服疆宇真安諸蕃入貢華
夷一統朕自愧德薄上無以報

天心中無以答神貺恐貽

祖宗之累且何以答諸將六軍委身暴露之艱苦今

左图：明太祖《议赏征讨将士诏》。

右图：朱元璋讨张士诚令，颁于龙凤十二年（1366）十一月。龙凤是韩林儿的年号。从文中可见，其时朱元璋已公开指责农民义军。



十六罗汉图(局部)，唐代画僧贯休绘，日本高台寺藏。左起分别为：迦诺迦伐蹉、诺距罗、阿氏多。



帶過招愆 怪得誰個 吾今指醒 急早看破
認祖歸根 斬絕枝柯 幸遇三期 魚鱗墮落
五老大慈 拔濟洪波 頒下勅文 三曹會合
明根老祖 代眾解脫 捨身救苦 牢獄枷鎖
陰陽解釋 普赦罪過 願爾同心 性定神和
掃心飛相 無人無我 一團和氣 守定彌陀
共湊圓滿 纔有結果 三乘九品 依功定錄

天元傳旨令 勅令三歲郎 天人交接法
替母挽賢良 離釣坎中客 乾取坤宮娘
陰陽提上岸 好設考佛場 有考有升降
無魔道不光 識得魔之好 魔過有餘香
考選五四盤 引保他名揚 証執要考正
萬靈一齊彰 設考爲那樣 九六昧心腸
輪迴千萬變 結下冤孽賬 千妖下了世

图为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经卷《十誥靈文》中的一页。明教至清代已与佛教、道教合流，其经文中仍有“明根老祖，代众解脱”、“无魔道不光，识得魔之好，魔过有余香”等语。

恊
律
郎
冷
謙



图为恊律郎冷谦，录自清上官周《晚笑堂画传》。

中山王徐達



图为中山王徐达，录自清上官周《晚笑堂画传》。

三十一	刀剑齐失人云亡	953
三十二	冤蒙不白愁欲狂	993
三十三	箫长琴短衣流黄	1021
三十四	新妇素手裂红裳	1045
三十五	屠狮有会孰为殃	1081
三十六	夭矫三松郁青苍	1111
三十七	天下英雄莫能当	1147
三十八	君子可欺之以方	1181
三十九	秘笈兵书此中藏	1219
四十	不识张郎是张郎	1257
后记		1287





周芷若道：「要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得罪了你，你会打我、骂我、杀我吗？」张无忌在她左颊上轻轻一吻，说道：「似你这等温柔斯文、端庄贤淑的贤妻，哪会做错什么事？」

蘇子如

PDG

三十一 刀剑齐失人云亡

殷离敷了波斯人的治伤药膏之后，仍发烧不退，呓语不止。她在海上数日，病中受了风寒，那伤药只能医治金创外伤，却治不得体内风邪。张无忌心中焦急，第三日上遥遥望见东首海上有一小岛，便吩咐舵工向岛驶去。

众人上得岛来，精神为之一振。那岛方圆不过数里，长满了矮树花草。张无忌请周芷若看护殷离、赵敏，自己分花拂草，寻觅草药。但岛上花草与中土大异，多半不识，张无忌越寻越远，直到昏黑，仍只找到一味，只得回来将那草药捣烂了，喂殷离服下。

他见赵敏在旁一直昏睡不醒，不禁担心起来，搭她脉搏，振搏平稳均匀，并无异状，想是受伤之后，海行疲累，到了岛上就此大睡。过了好一会，她终于醒来，见张无忌目不转睛地瞧着她，微微一笑，说道：“你瞧我什么？不认识了么？”张无忌笑道：“你睡得真沉，我担心了好一会呢，怕你的伤势有反复，觉得怎样？”赵敏道：“不觉得什么不舒服，只是睡不醒，头有点儿沉。”张无忌道：“你受伤之后，身子还没恢复。偏生这岛上找不到草药，再睡得一两天就好了。肚子饿吗？想不想吃饭？”

赵敏道：“好啊，我帮周姊姊做饭。”周芷若道：“你身子还没好，再睡一忽儿吧。饭做好就叫你，船上搬下来有鸡有火腿，咱们今晚能饱餐一顿，喝一碗好汤。”

五人围着火堆，用过了饮食。四下里花香浮动，草木清新，比之

船舱中的气闷局促，另有一番光景。殷离精神好了些，说道：“阿牛哥哥，今晚咱们睡这儿，不回船去了。”此议人人赞妙。眼见小岛上山温水清，料无凶禽猛兽，各人放心安睡。

次晨醒转，张无忌起身，只跨出一步，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只觉双脚虚软无力，那是从所未有之事，揉了揉眼睛，见那艘波斯船已不在原处。他心下更惊，奔到海滩纵目远眺，不见船只踪影。

向右奔出几步，只见一个女子俯卧在海滩旁的沙中，抢过去扳过她身子，却是殷离，但见她满脸是血，忙抱起一探鼻息，呼吸微弱之极，若有若无，张无忌大惊，叫道：“蛛儿，蛛儿，你怎么了？”殷离双目紧闭不答，再一细看，见她脸颊上给利刃划出了十来条细细的伤痕，横七竖八，模样可怖。殷离自为金花婆婆打伤之后，流血甚多，体内蕴积的千蛛毒质随血而散，脸上浮肿已退了一大半，幼时俏丽的容颜这几日来本已略复旧观，此时脸蛋上多了十几道伤痕，虽划伤处甚细，但条条是血，面目又变丑恶。

张无忌见她肚腹胀起，显是给人投入海中，喝饱了海水，幸好清晨潮退，她俯伏处露出海沙，否则此时多半已遭淹毙，忙倒转她身子，抱住她双腿，纵身跳跃。跳得几下，殷离嘴里流出海水，张无忌大喜，继续跳跃，直到她嘴里再无海水流出。张无忌将她扶正，搭她脉搏，仍时跳时停，甚为微弱。

他记挂义父与周赵二女，横抱殷离，往来路奔回，叫道：“义父，你安好么？”却不听谢逊回答，忙奔到谢逊睡卧处，见他好端端地睡得正沉，呼吸脉搏如常，先放了一大半心。一看身周，屠龙刀和倚天剑却皆已不见。

赵敏、周芷若、殷离三女昨晚睡在远处一块大石之后。他奔过去看时，见周芷若侧身而卧，赵敏却不在该处。看周芷若时，见她满头秀发给削去一大块，左耳也被削去一片，鲜血未曾全凝，可是她脸含微笑，兀自做着好梦，晨曦照射下如海棠春睡，娇丽无限。

他心中连珠价不住叫苦，叫道：“周姑娘，醒来！周姑娘，醒来！”周芷若只是不醒，探她鼻息，幸好呼吸无变。张无忌伸手摇她肩头，周芷若打了个哈欠，侧了头仍然沉睡。张无忌知她定是中了迷药，昨晚出了这许多怪事，自己浑然不觉，此刻又是全身乏力，自也必中毒无疑。

这时他心中只挂念赵敏，四下里奔跑寻找，全无踪影，再沿海滩奔跑一周，时时刻刻只怕突然见到她的尸体给海水冲上沙滩，又或是在海中载浮载沉，幸好这可怕的情景并未出现，本来的担心慢慢一步步地转变成伤心：“这些事难道都是赵姑娘干的？她昨晚下了毒把我们全迷倒了，自己上了那艘波斯船，逼迫水手驶船离去，把我们都留在岛上。那为什么？为什么？她放逐了我，好去对付明教，便把屠龙刀和倚天剑都拿去了？”

又想：“她受伤之后，身子尚未大好，未必能逼迫波斯水手驶船离去。嘿，她有屠龙刀与倚天剑两大利器在手，尽可吓得波斯水手听从号令。赵敏啊赵敏，天下的荣华富贵，有何足道？你竟把我对你的—番深情恩义，尽数置之脑后。唉，番邦女子，当真信不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妈妈临死时叮嘱过我的，越美丽的女人，越会骗人！”自思一生受人辜负欺骗，从未有如今日这般厉害，望着茫茫大海，想起小昭，真想跳入其中，从此不再起来了。

随即想到义父失明，屠龙刀又失，周殷两位姑娘在这岛上孤苦无助，全仗自己救护，便又奔到谢逊身旁，叫道：“义父，义父！”谢逊迷迷糊糊地坐起，问道：“怎么啊？”张无忌道：“糟糕！咱们中了奸计。”将波斯船驶走、殷离及周芷若受伤之事简略说了。谢逊惊问：“赵姑娘呢？”张无忌黯然道：“不见她啊。”吸一口气，略运内息，只觉四肢虚浮，使不出半分劲来，冲口便道：“义父，咱们给人下了‘十香软筋散’。”

六派高手给赵敏以“十香软筋散”困倒、一齐掳到大都万安寺中之事，谢逊早已听张无忌说过，他站起身来，脚下也虚飘飘的全无力道，定了定神，问道：“那屠龙刀和倚天剑呢？也都给她带走了？”张无忌黯然点头，道：“都不见了。”心中又气恼，又失望，他在义父身边，便如孩子一般，顾不得什么教主之尊，就此放声大哭。他这般大哭，一半是心伤小昭离去，一半是心伤赵敏欺骗背叛自己。

他哭了一阵，挂念殷离的伤势，忙又奔到殷周二女身旁，推了推周芷若，她仍沉睡不醒，心想：“我内力最深，是以醒得最早，义父其次。周姑娘内力跟我们二人差得远了，看来一时难醒。”他眼泪未干，寻思：“赵姑娘不顾郡主的名位，随我这草莽匹夫浪荡江湖，该当不至于这般无情无义。莫非波斯船夫中混有好手，夜中忽施毒药，